

还有七口水塘，这七个水塘，有调节水流的作用。田野上，也有很多水塘。有一次发洪水的时候，我掉进了白沙溪里，但并没有淹死，就是因为这条河边有很多植被。这就影响到我对治水的思考。河流应该蓝绿交织，水应该有空间，水应该慢下来，而不是快速流走。田野、村庄里的水塘，可以调节旱涝，应对季风气候，尤其是东部沿海城市，暴雨之后的水，要有去处，去哪里呢？就是水塘、洼地和湿地。这就是我后来形成“海绵城市”理念的基础。

《新民周刊》：东俞村可不可以说就是您心目中的桃花源？

俞孔坚：是的，东俞村就是我心心目中的桃花源。我在那生活了17年，放过牛、种过地，所有的农活都干过，这里是一个持续了2000年的村庄，尽管那时候生活并不富足，但是自然是健康的。所有这一切，直到上世纪70年代，才发生了巨变。1972年左右，农田里开始使用农药。使用农药之后，大量的鱼消失了。到了80年代之后，田野中自然形成的坑塘也逐渐变成了方格网的灌渠系统。此时，村庄发生了巨变，我



左图：俞孔坚新书《大脚革命与新桃源》。



俞孔坚，1963年出生于浙江金华。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院士。他倡导的“海绵城市”设计理念在国内外都有很大的影响。

2020年获颁 IFLA 世界景观学与风景园林终身成就奖——杰弗里·杰里科爵士奖，这是国际人居环境设计及风景园林界授予学者或从业者的最高荣誉。2021年获得“柯布共同福祉奖”，这是生态哲学领域和生态文明领域世界范围内的最高奖项。2023年荣获奥伯兰德国际风景园林奖，该奖项堪称景观界的普利兹克奖，是国际景观设计界的至高荣誉。

心中的桃花源也就消失了。田野中的古树，就是在这快速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消失了，这就是桃花源的消失。也是我重建桃花源的理想由来。

《新民周刊》：1998年，您从美国回国不久，就成立了北京土人景观与建筑规划公司，“土人”是回到土地的意思吗？

俞孔坚：土人土人，顾名思义，第一就是人与土地和谐共生。第二，土人，又是乡土人、本土人的意思。我刚回国那时候，都是洋人在做规划设计，我觉得中国必须要有一个扎根自己土地、扎根自己民族的品牌。

## 倡导生态保护和“大脚革命”

《新民周刊》：您回国后就开始倡导生态保护和“大脚革命”，可以说起步非常早，当时社会上对生态保护的态度是怎么样？有没有受到重视？

俞孔坚：当时社会上不太能接

受我的倡议。在当时，我提出生态优先，想纠正破坏环境的趋势，可以说是一个“唱反调”的人。生态和发展本身不矛盾，但是在当时，生态保护的声音比较弱势。第二，我提出“大脚美学”“大脚革命”。“大脚美学”，就是倡导生态美学，而不是高投入的装饰的美学。水利设施，我们倡导生态的建设方式，不要过度依赖钢筋水泥。这些理念在业界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有一次，我在上海“一席”做了一次演讲，这个演讲在网上已经有2亿多次点击了。我的理念可以说突破了旧的观念。新旧观念之间，一定有冲突，这很正常，任何历史发展阶段，都会有新旧观念的冲突。凡是先进的理念，总要经历一段时间，才会被社会所接受。经过20多年的实践，我的生态保护理念才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

《新民周刊》：2006年，您曾向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同志提出了构建国土生态安全格局的建议，温家宝总理专门作出了批示？

俞孔坚：是的，那是2006年关